



人间何处不江湖

——读相裕亭中篇小说《曹府遗事》

□ 侯德云

读罢中篇小说《曹府遗事》(原载《鸭绿江》2023年第12期,《小说选刊》2024年第2期转载),我陡然想到两个字,“江湖”。

相裕亭是我的挚友,初见那年,我和他都还年轻,却如事先有约一般,彼此称呼,都加一“老”字。我叫他老相,他叫我老侯,一月月、一年年,真就把彼此叫老了。

好在,对作家而言,有一种老,指的不是年龄,而是用笔的老辣。小说、评论、随笔,以及其他什么文体,都一样,都有稚嫩与老辣之别。

从《曹府遗事》中不难看出,老相比以往更老更辣。

我注意到,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张宽的人,也很老辣。

张宽是个“老合”。

旧时江湖,把长于见物添价、见艺捧人、见机立威等伎俩为自己增值的“人情练达”者,统称为老合。

老相营造的曹府,是一座颇有气势的大院。“一片光怪陆离的房舍……前前后后,几十个工匠,不分昼夜地在那锯呀、凿呀、磨呀、砌的,耗时七八年。也有人说十几年……后期曹家又陆续建了小戏场、茶水房、曹蒲大药房等一批附属庭院”,以至大少爷曹瑛晖的太太小白小芊婚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把曹府里那迷宫一样的房舍弄清楚”。

曹府大院够大,可它再大也是小社会。

小社会里边却有大江湖,张宽是曹府大江湖的核心人物。

老相写张宽,先从小处着手,随着情节的延展,逐渐写到大事上去。

对老合而言,江湖从来无小事。前辈作家曹靖华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了嘛,“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张宽就是这样。

小说的第一章,完全围绕“穿着细事”来写。

曹府的老太太想见以前的丫头袖儿,要张宽传话。袖儿是张宽的婆娘,按理说,张宽完全可以一口应承下来。可他不行。他先找托词,“家中添了孙子。这阵子,她正尿一把、尿一把地忙活着洗尿布呢”。过两天老太太又问,他却假装把这事给忘了。他也不是有意阻挠袖儿去见老太太,他是在试探老太太是真有事还是随口一说。若真有事,绝不含糊,立马就办。老太太想吃米糕或油煎小黄鱼了是吧?保准第二天或是当晚就给送来。

老太太喜欢袖儿,“每逢年节,曹家各房的女眷们分发绸缎时,老太太总会多要上一份留给她”。

下面的叙事越发精彩了:

老太太赠送绸缎之后,袖儿再去曹府,还是身着灰布衫,跟上回一样。老太太觉得奇怪,问了,袖儿回话,绸缎一进家门就被儿媳妇抢走了。“弄得老太

太笑容僵在脸上”,招呼人,又送了一块绸缎。蹊跷的是,过段时间,袖儿再来,还是那身灰布衫。老太太冷着脸子再问缘由,袖儿掀开衣角,轻拍里边的软缎衫,说,怕磨坏了,穿在里边了。一句话,让老太太笑得不行不行。

张宽家不缺绫罗也不缺绸缎,袖儿的言行,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他本人也一样,“在曹府里行走时,他每天所穿的衣衫,袖口那儿都磨出了白棉线”。他的礼帽、长衫、文明杖,曹府里的老爷、太太,也包括他身边的跟班,谁都没见过。没见过就对了。

张宽在小事上精明如斯,在大事上更不含糊。

曹府的大事,一件连着一件。

第一件,曹蒲大药房。

曹蒲大药房从创建、更名到经营方式的转变,里边都浸透着张宽的心机。特别是在“眼罩”那件事上,他貌似不经意地确立了自己在曹府的“霸权”地位。

药房伙计,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有人耐不住欲火,晚上攀上房脊,偷窥曹府里的年轻女子。张宽无意中瞧出端倪,当晚派人蹲坑,果真抓到一位。一通暴打之后,张宽征求药房管事的处置意见。管事话里话外,有点袒护那个惹祸的伙计。张宽听得出来,管事跟那伙计的关系比较亲近。管事的意见是“赶他滚蛋”,张宽不以为然,他认为把伙计留下“做个榜样”更好,只不过得给他“戴只眼罩”。

“戴只眼罩”的意思是,弄瞎他一只眼。

张宽说罢转身离去,没几步,听见身后一声惨叫。他没回头,只在回廊的拐角,“抬头望了望天上的一钩弯月”,倏尔问了身边随从一句:“明天初五了吧?”

第二天是初六,可是随从揣不敢言。

等于说,张宽借药房伙计的一只眼,给所有下人都吃了一通杀威棒。

第二件,年礼牌。

盐区有送年礼的风尚。曹府这样的大户人家,年礼更要讲究,像熊掌、猴头、燕窝之类的珍品,也都列在礼单之上,送给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次一等的礼品,送给“西山锡矿那边的领事、班头,曹蒲大药房的头柜、二柜、刀上,等等,这些都掌管着一个行业里的事务”。最低一等的,是奴婢、伙计之类。总之是人人有份。

张宽他爹在曹府当管家的时候,年礼一律摆在西门口的廊檐下,等对方来取。曹蒲大药房建成后,又把年礼摆在药房的厅堂里。这种做法有个弊端,年礼的轻重,任谁都一目了然,难免让某些人心里不痛快。临到张宽主事,革其弊端,定制礼牌,印上竹叶、梅花、牡丹花等花草图案。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品级的年礼。曹府认牌不认人,见什么

牌,发什么礼。

“曹府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年在府内犯过错误的人,或是回乡探亲未能及时赶来的当班者,将要被扣下当年的年礼。”

张宽养了个小老婆,这事,曹府上下,包括袖儿,一概不知。扣下的年礼,是给了小老婆还是给了谁,也无人知晓。

第三件,大少爷参军。

曹瑛晖投笔从戎,不久,在岳父的关照下,官升数级,晋为少校。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怎么就不得了了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嘛,盐区兵站那个被称作“黄团长”的家伙,“肩头上挂的是上尉军衔”。也就是说,大少爷比“黄团长”官大一级。

一个上尉,“出门有卫兵护卫,隔三岔五还有人请去吃酒席”,一个少校呢?“那不得整天吃酒席”呀。曹府老太太高兴了,说:“赏!”

赏给大少奶奶小白小芊“两匹丝绸,外加一件貂皮大衣”。

赏不赏的,属于细枝末节,关键问题是,大喜临门,得弄出个动静,让整个盐区都知道才好。

在张宽的策划转圜之下,兵站黄上尉带着队伍,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给曹家送喜报来了。

锦上添花,张宽还把私塾里的小屁孩组织起来,穿团福红长袍,戴瓜皮帽,手摇彩旗,时不时高呼口号,走在队伍最前列。

紧随其后的,是军乐队。

一路鞭炮齐鸣。

曹家的声势,如此这般,轰轰烈烈地造出来了。

张宽的脑力,加上“黄色”和酒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不几日,张宽定制了一块“中校府邸”的匾额挂在曹府的大门上。来吃酒席的黄上尉有些纳闷,张宽不动声色,手臂一扬,笑着说:“升啦!”

第四件,秀玲私奔。

第五件,曹姜交恶。

这两件事,前后有因果关系,得连在一起说才行。

对曹府而言,这两件都是天大的事。

老相把大量笔墨用在这两件事的描述上。前面的大事小情,在我看来,都是故事背景。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件事情里边,老相在张宽身上,反而着墨不多。

不多的笔墨,还都落在一些琐碎上面,张宽内心的诡谲,只隐隐约约显现些蛛丝马迹,供读者在故事背景的延长线上,对其妄图展开联想。

曹府的衰败,缘于二爷酒后的一句话。秀玲是二爷的女儿,二爷跟姜姓矿主喝酒划拳,随口把秀玲许配给姜家的大儿子姜虎。曹姜两家都在西山开锡

矿,两家为“矿眼的选位、矿洞的地下走向”等问题常闹纠纷,借用张宽的话说,“两家的矿洞都开到一起去了”。此种情状,还有比联姻更好的解决方法吗?这样说来,二爷也算是老谋深算之人。

秀玲对这桩婚事原本也没有异议,可是——小说里最要命的元素常常出现在“可是”之后,可是兵站队伍给曹府送喜报那天,秀玲对王副官一见钟情,夜里头躺在床上烙烧饼,把王副官跟姜虎比来比去。

王副官一身戎装,身材魁梧,相貌英俊,那个“塌鼻梁、小眼睛,嘴唇子还向外面翻卷着”的姜虎,哪能比得过呢?

你说怎么那么巧,秀玲芳心乱颤的夹当,王副官偏偏一次又一次来曹府,为大少爷传递书信。来来去去的,秀玲跟王副官就有了交往,慢慢慢慢,又有了床第之欢。

秀玲悔婚,找老太太哭诉。老太太倒是向着孙女,可是,嗨!

小说情节开始摇曳起来,未几进入高潮:

曹家请来了戏班子,一武生演出时失手,把看客姜虎刺伤;秀玲和王副官借演戏之机私奔;曹家新矿区挖掘庆典那天,姜家放炮,将曹家的矿洞炸塌,炸死了大爷和一位政府官员;曹姜两家打官司,费尽周折,曹家还是输给了姜家;曹家斥巨资购买枪支弹药;姜家被“山匪”攻陷,姜老爷子和姜虎死于非命,二儿子姜豹逃生;曹瑛晖随军打仗,生死不明;姜豹率一支土匪队伍洗劫曹府,打死二爷,抢走大量财物,老太太和张宽侥幸逃生。

随后由老太太做主,用一栋“含玉楼”的价格,卖掉整个曹府,幕后买主是张宽。

张宽一直没敢入住曹府。

尽管没敢入住,他也是最大赢家。

老相在创作谈《为有泉头活水来》中说,2022年早春,他去云南省建水县参观朱家花园,觉得那里的亭台楼阁,好像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出现过。

老相说他触摸朱家的“中将府”“含玉楼”,如见“失散多年的亲骨肉”。

老相说他“连夜在手机上划下几个短章的小标题”,又感觉短章容纳不下他的想象,于是“搭起了一个比短章稍长一点儿的框架”。

老相的表白暗合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总体评价:它是《盐河旧事》系列作品之集大成者。

老相的《盐河旧事》,写的不光是旧事,更是江湖。

人间何处不江湖,小说创作领域,也一样。

张宽是曹府里的老合,老相则是小说里的老合。不同的是,张宽“老”在阴处,老相“老”在阳处。

愿老相的小说创作,自《曹府遗事》起,一路高光。③3

美好生活的追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命运,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葬花也是她对幸福人生的一种寄托和向往。她寄人篱下,内心孤独与无助,葬花让她的心灵得到了一定的慰藉。

葬花词让我和黛玉一样,深感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命运的多舛和无常。

合上书本,我仿佛轻轻浮游在春园,月光洒在我的身上,为我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银纱,而眼前不断浮现出黛玉的身影,耳边是她那深情的诗吟。她的才情、她的敏感、她的孤独、她的无助……一切都历历在目。

葬花,是黛玉对逝去青春的哀悼、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对生命的敬畏、对命运的不甘。黛玉从未放弃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命运,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葬花也是她对幸福人生的一种寄托和向往。她寄人篱下,内心孤独与无助,葬花让她的心灵得到了一定的慰藉。

暴雨突至(组诗)

□ 张想

草木战栗劲风疾呼
黑云一团压过一团
张牙舞爪咆哮 墨色
是由南向北瞬间刷的
如此浓墨重彩遮住蓝
遮住白 瞬间 成为
天宇的主打基调
蜗牛困惑地摇了摇左边的触角
似乎想向木耳菜的一个叶片询问
云团在害怕什么
在追赶什么亦或
在期待什么 一定
有什么已然完成
当然有什么正在发生
临时起意 节外生枝
还是处心积虑的阴谋
突然叶上跳珠 倏忽
连珠成串 倾泻而出
天空 变灰变亮
暴雨突至 真相
大白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V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逝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融入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霜落叶红秋惊天

□ 乔桂堂

好在时光灼灼地给叶安慰
让叶百媚妖艳